

与友人谈里尔克

〔法〕程抱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程抱一 著

与友人谈里尔克

Rilk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19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友人谈里尔克/(法)程抱一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35-5

I. ①与… II. ①程… III. ①里尔克,R. M. R(1875~1926)-诗歌研究

IV. ①I52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3342 号

特约策划 杜 晗
责任编辑 王清平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76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页 2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35-5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青年时代的里尔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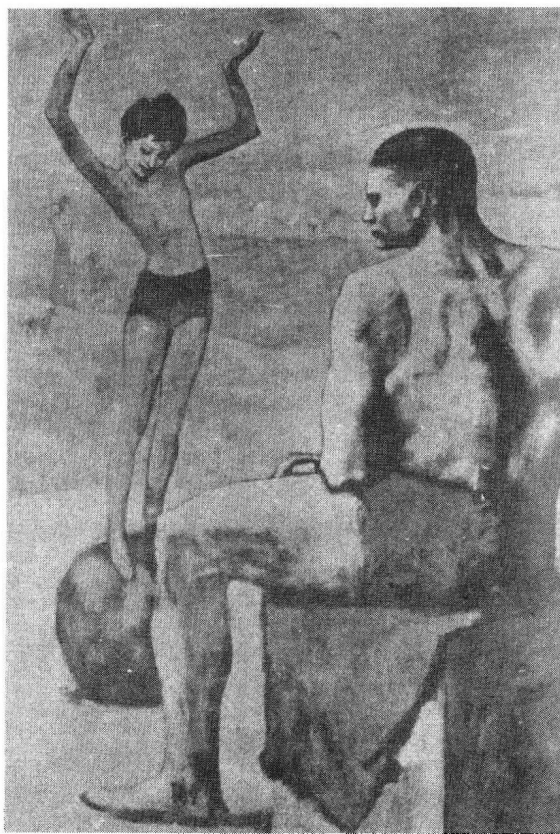
布拉格海恩巷8号,里尔克出生的家。

Die Achte Elegie

Mit allen Augen sieht die Trübsal
das Offene. Nur unsere Augen sind
wie ungekasset und ganz um sie gefüllt
als fallen, rings um ihren freien Ausgang.
Was draußen ist, wir wissen aus der Hand
Anblick allein; denn schon das frühe Kind
wundern wir um und zurecht, daß es rückwärts
Gestaltung sah, nicht das Offene, das
im Hirn so tief ist. Frei von Tod.
Im Leben wir allein; das freie Hier
hat seinen Untergang selbst hinter sich
und vor sich Gott, und wenn es geht, so geht
in Leichtigkeit, so wie die Trübsal sah.



奥菲斯和欧律狄刻。



毕加索“流浪卖艺人”。第四首哀歌取意于此图。



里尔克在一九〇二年。这一年他第一次来到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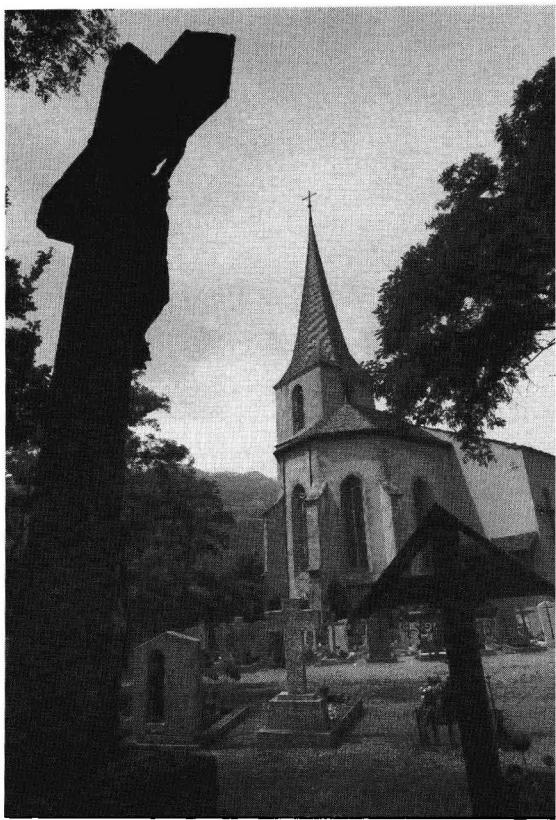
里尔克和瓦雷里。



里尔克在穆座古堡前。



里尔克一九二五年在巴黎。



拉龙教堂。王寅摄。



里尔克墓。王寅摄。

目 录

引言	1
第一封信：谈《致奥菲斯商籁》和《杜伊诺哀歌》	23
第二封信：谈《马尔特手记》和《关于塞尚的信》	65
第三封信：谈早期及中期诗	95
跋	154
附录	167

引 言

早年在俄国旅行时，他曾向往过僧侣生活。后来在意大利的阿西西山城(Assisi)，他仰慕圣·弗兰茹斯可(San Francesco)^①的事迹。诗创造，在他心目中，是一种苦修、一种圣德。接受做诗人，是宗教式的献身。

献身么？和其他的诗人或艺术家相比，他的生命既非凡·高的悲怆，又无舒伯特的冷落；荷尔德林的激越成疯、波德莱尔的死于毒疾也不是他的方式。自从第一句诗从心底涌出，他就尽力拒弃其他的生活可能，把生命交给诗。诗的生命。然而，不是“诗意”的生命。因为诗，不再是诗意的抒写，而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只有诗，能够收纳生命的基本现象，把它们提升为另一种存在。于是一开始，他就无暇顾及他事。瞪目注视大自然的动态，裂心感受人间的伤痛。无遮

^① 中文亦译为圣方济或圣方济各。

地面对死亡,企求在腐臭及枯朽彼端寻觅生的灵机。可以说还没有享受生活,他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处身在“那一边”了。

这个披着灵魂走过世界的人,是不可用人间既定的尺度去衡量的。名字略带女性;深沉的眼光和东方式的胡须遮不住面孔线条的柔婉。缓慢的手姿、匀静的步伐似乎显示他对“生存竞争”的冷漠。如果也竞争,那是“和天使打斗”。奇怪的是,天使们竟也照顾他。没有私产,没有职业,他始终能免于冻饿。前半生默默无闻,然而许多大作家,没有阅读他的作品之前,就本能地赏识他。一生寻求孤独,却有无数陌生者致函给他,不仅为了表示赞赏,而是请求指示生命的途径。他总不惮烦地作复,谦逊探讨、殷勤劝导(据估计,他一生所书信简,超过一万封)。因此,尽管全心贯注于自我,他肩负众多命运。与他交往的友人中,有很多属于贵族阶级。然而在大城里,他长日徘徊在贫民区,和乞丐或弃妇为伍,揣拟他们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他不属于任何阶级,为了作全部生命的见证:

尽管乞丐们称呼你弟兄

你却自知可以做个国王

是的,在任何场合,他总保持质朴的尊严。外表的行为绝对依从内心